

# 資本主義的道德基礎

## 從天主教倫理觀察

林湘義<sup>1</sup>、戴台馨<sup>2</sup>、彼薩列夫<sup>3</sup>

近年來，造假的財務資訊、公司治理弊案層出不窮，連同不久前發生的全球金融危機，都激發我們思考資本主義制度的道德基礎。本文參照吳經熊在《內心樂園》中默觀與理性並重的雙軌，探討資本主義道德基礎的「自利之心」與「利他之心」調和的可能，而提出「愛」是轉化「自利之心」的關鍵。愛，可視為「為人服務的經濟制度」；而建立此經濟制度的最終歸向，則是「愛的文明」；這也是天主教社會訓導思想中的理想與遠景，值得世人重視。

### 前言

近年來，國內外知名企業，以假造的會計財務資訊，欺騙投資大眾與利害關係人所造成的公司治理問題，與當前全球性金融危機及經濟衰退，都在提醒我們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局

---

<sup>1</sup> 本文作者：林湘義，輔仁大學國際貿易學系商學士、淡江大學國際研究學院法學碩士及社會科學博士，新竹教區教友，現任清雲科技大學國際企業管理系所專任助理教授。

<sup>2</sup> 本文作者：戴台馨，美國休斯頓大學經濟學博士，台北教區教友，現任輔仁大學社會科學院經濟學系專任教授。

<sup>3</sup> 本文作者：彼薩列夫（A. A. Pisarev），俄羅斯莫斯科大學亞非學院博士，俄羅斯莫斯科大學亞非學院專任教授，俄羅斯東正教教友，現任淡江大學國際研究學院俄羅斯研究所專任教授。

限性<sup>4</sup>。雖然法蘭西斯·福山 (Francis Fukuyama)<sup>5</sup> 在 90 年代便強調「誠信」這樣的價值觀，在資本主義道德基礎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sup>6</sup>，其實在更早，社會學與經濟學的先河巨擘馬克斯·韋伯 (Max Weber, 1864~1920) 及亞當·司密斯 (Adam Smith, 1723~1790)，都曾一再強調資本主義的發展，須建立在一定的倫理道德基礎上。韋伯強調基督宗教中的入世、召叫 (calling) 和禁欲等信念，是現代資本主義的精神；司密斯則在道德情操論中，提出了人類也有公正及仁慈的固有利他美德，以調和根植在資本主義中的自利成分。本文擬以吳經熊先生在《內心樂園》一書中，對真福八端<sup>8</sup>的闡釋為途徑，以第六端真福為始，來重新思考資本

---

<sup>4</sup> 關於這些公司治理失敗、掏空公司等弊案及貪婪醜聞事件，造成全球投資人對資本主義信心喪失，並重新思考資本主義的精神與道德基礎的詳細討論，請詳見林湘義，《藉由孔漢思 (Hans Küng) 之世界倫理建構企業倫理以探討公司治理中的代理人問題》(台北：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7)。

<sup>5</sup> 法蘭西斯·福山 (Francis Fukuyama)，日裔美籍學者，美國哈佛大學政治學博士，其承繼馬克斯·韋伯 (Max Weber) 的研究途徑，相當重視資本主義的價值觀與道德基礎，是當代頗富盛名的社會科學家，其著作《歷史的終結與最後一人》及《信任：社會德性與繁榮的創造》均為社會科學界所矚目及廣泛討論的重要著作，其他重要著作尚有《跨越斷層：人性與社會秩序重建》、《後人類未來：基因工程的人性浩劫》等，目前國內時報文化公司及立緒文化事業公司已出版前述著作之中譯本。

<sup>6</sup> F. Fukuyama, *Trust: 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 (New York: Free Press, 1996).

<sup>7</sup> 吳經熊著，黃美基譯，《內心樂園：愛的三部曲》(台北：上智，2006)。

<sup>8</sup> 此八端真福可參見思高版《聖經》瑪五 3~12。吳經熊先生在《新經全集》中則譯為：

主義的道德基礎，並說明天主教社會思想中「愛的文明」價值觀的重要性。

## 一、心地光明乃真福

耶穌基督在山中聖訓真福八端中提到：「心裏潔淨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看見天主」（瑪五 8）。吳經熊則翻譯為「心地光明乃真福，主必賜以承顏樂」（吳經熊譯《新經全集》）。在《內心樂園》一書中，他闡釋此端真福時，提到人只要開放心靈，讓天主的光照耀，便能淨化我們的心<sup>9</sup>。在同書中他更引用聖十字若望的「片刻純潔的愛，在天主眼中、靈魂眼中，比所有的善功加起來還要可貴，更有益於教會」<sup>10</sup>。來提醒我們更深刻地省思心裏潔淨、心地光明與純潔的愛之間的關係。

聖保祿宗徒在「愛德頌」中談到了「不求己益」，如果我們仔細思考「愛」的內涵，並以之與資本主義中的「自利之心」相互對照，會體察到人可以藉著「不求己益」之愛的力量，澄

---

「安貧樂道乃真福，巍巍天國斯人屬。  
哀悼痛哭乃真福，斯人終當成溫煖。  
溫恭克己乃真福，大地應由彼嗣續。  
饑渴慕義乃真福，心期靡有不飫足。  
慈惠待人乃真福，自身必見茲惠渥。  
心地光明乃真福，主必賜以承顏樂。  
以和致和乃真福，天主之子名稱卓。  
為義受辱乃真福，天國已在彼掌握。」

<sup>9</sup> 吳經熊，《內心樂園》，29 頁。吳經熊在此段中引述《路加福音》第五章 12~13 節的內容：「主，祢若願意，就能潔淨我」及「我願意，你潔淨了罷」，來闡述此端真福。

<sup>10</sup> 吳經熊，《內心樂園》，177 頁。

淨「自利之心」，使之能在「自利」之中結出「利他之心」的甜美果實。

## 二、自利與利他的調和

如何擁有「不求己益」之心呢<sup>11</sup>？《聖詠》的作者熱切祈禱天主給我們再造一顆純潔的心<sup>12</sup>，使我們能擁有一顆傅玄所強調的、經由「自利」到「利他」的「推己及人」之心<sup>13</sup>。

「推己及人」是個人方面的用心；是晉朝的傅玄在他的「仁論」中對孔子「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闡述與發揮，企圖調和人類的「自利」心。

在制度方面，天主教會的社會訓導相當重視「自利」與「利

---

<sup>11</sup> 關於「不求己益」、「自利」、「利他」的類似概念，宋明理學家由「人欲」與「天理」入手，提出「存天理滅人欲」的看法，也就是主張「滅私存公」，以省察克治之功清除私欲，但把自己的「軀殼起念」及「私欲」克制得「一毫不剩」的目標，是絕對無法達成的，因此我們有此提問。詳細的討論請見：翟志成，〈宋明理學的公私之辨及其現代意義〉，黃克武、張哲嘉主編，《公與私：近代中國個體與群體之重建》（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1~57頁。

<sup>12</sup> 思高版《聖詠集》五一 12：「天主，求祢給我再造一顆純潔的心」。吳經熊先生在《聖詠釋義》中則譯為：「為我再造，純白之心」。

<sup>13</sup> 語出《傅子·卷一·仁論》：「昔者聖人之崇仁也，將以興天下之利也。利或不興，須仁以濟。天下有不得其所，若己推而委之於溝壑然。夫仁者，蓋推己以及人也，故己所不欲，無施於人」。傅玄（217~278），字休奕，曹魏時歷任弘農太守、典農校尉、晉時則任散騎校尉、駙馬都尉，其作《傅子》於唐後散佚嚴重，尚未有精校本，目前以清乾隆卅九年武英殿聚珍本較佳，關於衆版本的源流及討論，參：陳茂仁，〈傅子版本源流試擬〉《屏東教育大學學報》26（2007），405~444頁。

他」等倫理道德價值在經濟制度中所扮演的角色。宗座正義和平委員會所出版的《教會社會訓導彙編》<sup>14</sup>一書中，有第七章專章闡釋「經濟生活」；其第二節〈道德與經濟〉中的 332 號，強調道德與經濟的不可分割性；第四節〈爲人服務的經濟制度〉的 349 號中，則明示經濟制度中的市場有其必須持守及根植的道德目的。輔仁大學於 2007 年 12 月 19 日所舉辦的「生活品質與天主教社會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在〈爲人服務的經濟制度〉<sup>15</sup>論文中，曾指出，這樣的經濟制度便是耶穌基督給世人彼此相愛誠命的實踐，也是可以調和「自利之心」、發揮「利他之心」的合理經濟制度。

### 三、愛的文明

《教會社會訓導彙編》在結論中提出了建設一個「愛的文明」的理想，在 582 號更進而闡釋：所謂「愛的文明」須以「愛」作爲在當前人類社會中，政治、經濟、文化等各範疇上的新價值觀。因爲只有「愛」能夠改變人性（583 號），而這樣改變後的人性，必根植在利他的基礎上。吳經熊在解釋真福八端第五端：「憐憫的人是有福的，因爲他們當受憐憫」（瑪五 7）時，

---

<sup>14</sup> 本文所引用《教會社會訓導彙編》內容的翻譯，主要參考宗座正義和平委員會編，李懿貞、阮美賢等譯，《教會社會訓導彙編》（試譯本，香港：2004）。以及 Anthony Roger, FSC 著，白正龍譯，《教會社會訓導彙編精要》（台北：天主教台灣地區主教團社會發展委員會暨台灣明愛會，2008）。

<sup>15</sup> 戴台馨，〈爲人服務的經濟制度：從全球化及天主教社會思想談起〉，胡國楨編，《生活品質之泉源，天主教社會思想論文集續編》（台北：光啓文化，2008），52 頁。

特別引用《路加福音》六章 27~38 節中的「愛爾仇、恤爾敵、人咒爾、爾祝之、人辱爾、爾為禱、以德報怨、貸則不望償」（吳經熊先生譯本）等意涵來解釋此端真福<sup>16</sup>，讓我們更能深入體會社會訓導中，所提倡以利他為基礎的「愛的文明」。

「愛的文明」以及教會社會訓導中所反映的天主教社會思想，不僅包括了「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的儒家理想，其範圍更涵蓋了愛仇、愛敵、以德報怨等博愛的實踐<sup>17</sup>；此外，還涉及到人與大自然環境的對待關係。在 460 號中，主張人在介入大自然時，不是為了改變大自然，而是要在大自然的生命中，促進大自然的發展。儒家雖在《中庸》中提出「參贊天地化育」的理想，然而在大同世界的理想中，並未論及人與自然的關係。因此，社會訓導中「愛的文明」的思想是完整而全面，並值得思想界重視的。

## 結 論

公司治理的失敗、當前的全球性金融危機及弊案，在提醒我們思考「自利之心」、「利他之心」與資本主義道德基礎之間的關係。人心內部的關照是本文所重視的主題，因為社會風氣與秩序建立皆奠基於此<sup>18</sup>。本文認為真福八端中指出，人

<sup>16</sup> 吳經熊認為《路加福音》六章 27~38 節，是耶穌基督對此端福音的評論與說明；參：吳經熊著，《內心樂園》，135~136 頁。此處恩高版聖經的經文：「但是，你們當愛你們的仇人，善待他們」；吳經熊在《新經全集》中則譯為：「惟愛爾仇人，以德報怨」。

<sup>17</sup> 吳經熊便把前述第五端真福視為博愛的實踐，並以專章闡釋。請參見吳經熊著，《內心樂園》，135~156 頁。

<sup>18</sup> 戴台馨，〈經濟生活與社會責任：教會社會訓導彙編第七章解

須從潔淨和光明內心出發，以「愛」的實踐改變人性，最後以建立「愛的文明」為依歸，可以尋得生活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真福。在探討調和「自利之心」與「利他之心」的可能性時，本文利用吳經熊在《內心樂園》中的靈修生活與神秘經驗為途徑，並將之與教會社會訓導內涵相連結，希望能夠達到吳經熊所稱的默觀與理性、神秘生活與信理神學並重與互補的目標<sup>19</sup>。

本文論述的基礎是「愛」<sup>20</sup>，對於「愛」的力量與功效，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曾清楚指出<sup>21</sup>：

「天主的拯救是愛之功，此愛比人的罪還大。僅僅有愛，便能掃除罪愆、將人自罪愆中解脫出來。僅僅有愛，便能使人固著於良善之中：無法改變的、永恆的良善。」

（《教導》v, 3, 1623）

「愛」是可以改變人性的，並能調和「自利之心」與「利他之心」，以尋回資本主義價值觀裏原就重視的道德基礎；也就是吳經熊所強調默觀與理性兩者皆不可偏廢的途徑。

資本主義的價值觀有其原就重視的道德基礎，但教會社會訓導「愛的文明」理想，才是今日世界理當思考與實踐的方向。

---

析》，胡國楨編，《普世價值與本土關懷》（台北：光啓文化，2006），21頁。

<sup>19</sup> 吳經熊，《內心樂園》，185~187頁。

<sup>20</sup> 關於愛的詳細討論請參見教宗本篤十六世，《天主是愛》通諭，（台北：天主教台灣教區主教團秘書處，2006）。以及吳經熊，《愛的科學：里修小德蘭言行的研究》（台北：光啓文化，1999）。

<sup>21</sup>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著，Matthew E. Bunson 編，天主教中國主教團秘書處、高志仁合譯，《教宗的智慧》（台北：立緒文化，2006），90頁。